



金吉泰

7.7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封面、扉页 刘云石

醉 瓜 王

金 吉 泰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—5,325

书号：10086·152 定价：0.30元

目 次

特别使命.....	(1)
醉瓜王.....	(20)
七把钥匙.....	(48)
修渠记.....	(60)
饲养院里.....	(86)
楼台商店.....	(102)
王家院的喜剧.....	(123)
公社小主人.....	(151)

特 别 使 命

早晨的太阳刚晒上了山头，一群山鸡咯啦咯啦地叫着钻进了路旁的草棵里去。李婶婶翻过岭来急急忙忙地赶路。

这位李婶婶是山岭背后三山村人，老伴叫李得财，人也算开通，祖祖辈辈都是劳动人民。全家八口人，种着五十多亩山坡地，养着一对牲口，一年收成，足够一家享用，吃喝穿戴，样样不差。虽是个庄户人家，日子过的也宽宽裕裕。

前不久，听说川区里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，李得财老汉心想：土地入股就入股，现在的人谁还看不清应走的道儿。可是近几日村里酝酿建社，儿子儿媳天天开会，一回来就讨老汉的口话，要参加农业社。这下，老汉才着着实实掂量了一番，心里总是不实落，于是和老婆商量定，叫她

到川里钟楼街入了社的亲戚家去打问一下，摸个底，若好，就情情愿愿报名入社，倘或不好呢？老两口子只得扳起脸来不入社，管他谁动员也不行，得罪人就得罪人吧。

说起钟楼街的这门亲戚，是李婶婶的老姐姐，不过李婶婶已五年没去过了，并不是亲戚薄待了她，是这位老姐姐给她留下一个极坏的印象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解放前，有一次她去看老姐姐，一进大门，家里只有新娶下的外甥媳妇儿迎了出来。媳妇儿眼睛象是哭肿了，嘴噘的能拴住牲口，勉强笑道：“姨娘来了！”李婶婶问：“啊！你妈呢？”媳妇说：“到河滩里去拾羊粪，也快来了。屋里坐。”说着把李婶婶招呼到屋里坐下，并陪着说话。不大一会，院里脚步声响，一看，老姐姐背着一背斗羊粪和草根树皮，精神疲惫地从大门道里拐进来。一抬头，猛地看见了老姊妹，便说：

“你姨娘啊，你几时来？我当你把我忘了，也不来看看我是死是活！”

李婶婶笑着急忙迎到院里，帮着老姐姐放下

沉重的柳条背斗，一面说：“我，我刚来不久呀。你、你多么一会才能拾这么一背斗儿？”说着便给老姐姐拍打身上的尘土。

老姐姐喘着粗气，舒展着臂膀，一面说：“河滩里有砂子石头不能扫，用手一颗一颗地拾，天不亮到这时才拾这么一背斗。”李婶婶叹气道：“啊哟！那多费事呀！”从背影看去，老姐姐真可怜，一身补补纳纳的衣裳，一头乱蓬蓬的银灰色头发，脸晒的焦黑，汗淌的印迹长一道儿短一道儿，唉！

打过土，老姊妹俩到屋里刚叙了几句，便走进来个浑身雪白的老汉，老汉的脸上也是一层白，象是从面粉堆里爬出来的。他眨巴着两只红眼睛朝李婶婶看了看，就咧开嘴唇问：“哟！你姨娘来了啊。”李婶婶仔细一看，这才认出来了，是老姐夫呀，便赶紧接住话头：“你姨夫，从磨上来吗？”

“啊！”老汉感叹地答应着，一面把挟的一个装面皮袋递给老伴，说：“拿去倒下吧。”老伴忙问：“白面吗？”他摇头道：“哪有白面？！

是荞面和杂面啊。”

老伴就快快地拿到厨房里去了。

老汉脱鞋上炕，浑身上下的面粉直往下淌，连头发里，脖子上的深纹里也都填满了面粉。再看裤脚上又是水又是泥的。李婶婶问：“看，把裤子怎么给弄湿了？”老汉叹气道：“唉，水磨的大渠破了，我们堵了大半天！”李婶婶又探询地问：“你姨夫，你们看磨的一天能分多少面？”老汉说：“我们一共六个人，分作两班箩面，白天箩的黑夜休息，夜里箩的白天休息，休息的人还得巡看渠道。就这样，每磨一石取四升，磨坊掌柜的分二升，六个看磨的分二升。这还是顺利的时候哩，倘若渠道一破，就跟蛤蟆一样泡在水里修半天，连一斤面也分不上，哪有个啥一定呢！”

李婶婶一边跟老汉叙家常，一边听见老姐姐在屋外急急忙忙，东家借油，西家借面，走出走进地忙碌。再从窗根小玻璃里看，媳妇儿也进了厨房，拉开了风箱，动起刀杖。

停了一时，婆婆从外边走来，踏进厨房，锅

盖响了一下，接着听见她说：“有三铜勺水就够了，你烧这么多的水煮你吗？哪有多余的柴这么糟蹋。”媳妇儿的声音：“又想煮饭，又怕费柴，我难做到。”婆婆又说：“听！你的嘴比刀子还利，一句不饶。”媳妇又顶着说：“只有死人才不说话。”婆媳二人又小声咕哝了几句，以后两人再没作声，只听得丢碟子摔碗，风箱响、切刀响，好大一会功夫，才端来三碗白水面片，连个葱花子也没炸，只叫李婶婶一个人吃，他们吃的是荞面散饭。

李婶婶说：“喂！自己亲戚，一锅儿吃就行了，何必另锅另灶的麻烦。老姐姐，你也吃！”老姐姐说：“不，我的媳妇儿招呼着叫我吃饱了！”

老汉瞪了她一眼，说：“算了嘛！”

一时，外甥宝生来了，他在绿烟厂里做工。问候过了姨娘，就到厨房里去。

妈和儿子在厨房里争吵开了。妈的声音：“人都说我有个墙头高的儿子，能养活一家人，可是，来了亲戚，家里连把白面也没有，急的我

干搓手。”儿子顶道：“你只会在屋里说，烟厂主不到月底不开工钱，我有啥办法？”妈生气了，提高声音说：“没钱？那怎么给你那个‘妈’扯花布缝衣裳就有钱！”媳妇儿赌气道：“那把我休了！就不再穿衣裳了。”妈说不过媳妇，又骂儿子：“你呀，你光给我使歪，把你那‘狠人’连大气也不敢哈一下，一指头也舍不得戳。”

儿子暴躁地吼道：“嗨！为了这二尺布，为了这件衣裳，天天嗡嗡，给我说了无其数的话，好！好！”儿子冲到院子里了。

李婶婶忙从窗眼里往外看，宝生气忿忿地向橡头上晒的一件花衣服奔去。她连忙下炕出门，见宝生嗖地捉住那件半湿的衣服，拿在手中嗤嗤地扯开了。媳妇儿叫了一声，哭着赶忙夺下来，已扯成几块了。妈大骂儿子：“你有撕衣裳的本领，不如把我撕成几块，给你出了气平了心，眼前边也宽展了，岂不好！”说着拉住儿子，头向儿子身上撞了去，儿子巧妙地闪躲开，避走了。

这时，老汉也从门里跨出来，站到当院，向老婆子顿脚：“你、你怎么这样不开通！也不看

好日歹月，人来客去，真不——真不知道个羞！”

左邻右舍的男人、女人、小孩们，早已站了半院子。有的劝解，有的叹息，有的替他们着急；也有少数人是来看笑话、看热闹的——他们两眼闪动，看这看那。

闯祸的宝生一走，这场风波也就慢慢平息下来。

等风平浪静，人们大部分走散以后，李婶婶转身向那些还没走的少数人打问情况。人家都说：媳妇儿可怜！宝生家的土地少，加上没操务好，打不下粮食，吃穿缺欠，婆婆嘴又顽，不大顺心的事就唠叨个不了。这就弄得三日吵两日闹，家里不和。

这一夜，她住在外甥媳妇的屋里，媳妇儿便拭眼抹泪地诉苦：“姨娘呵！我的那件白底红花的衣裳，是怎么容易得来的？一冬季冻死人的天气，我到烟厂里去当临时工，抽烟茎、选烟叶、装箱子、贴标签……好不容易挣点工钱，我又舍不得花、舍不得用、舍不得吃，从牙齿上刮下了这么件稀罕衣裳，你看我婆一口咬定是他给我买

的！才洗了一水，就给扯成几扇子了。”她揩了一下鼻涕又说：“姨娘，我呀！隔三间五的受气，他在烟厂里被掌柜的骂了，回来骂我；家里缺柴少面，婆婆也骂我，日久天长这日子怎么过呀！前几天她嘴上出来了个疙瘩，我心里说把那嘴肿歪了去，她就再骂不成人了。”

李婶婶见媳妇咒骂婆婆，心里好笑，外表却装成了严肃的样子，说：“我的娃！快别这样说了，是好是坏她总是你的老的嘛！”又安慰劝勉了一阵，这才睡下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来到老姐姐的屋里，屁股还没沾着炕沿哩，老姐姐就急忙偏过头来，看着问她：“昨晚上咕咚咕咚的半夜，大概是编派我吧！她给你说了些我的什么盐甜醋咸？！”李婶婶忙解释开脱道：“老姊妹！你不要疑心了，我们是说家常话，压根儿就没提你，没说你什么呀！”

老姐姐说：“你不要哄我，你也不要听信她的话；那东西坏的了得！她看我俭省，故意气我，每顿总要多添两碗，我一说，她就顶：‘怎么，你心疼哩吗？’你听！连这种话都能说出来，你

看那是人不是？”李婶婶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的好老姊妹哩，一个能劳动的青年娃娃家，正是饭量好的时候，我们作老人的不应该去计较这些，更不应该把这些记挂在心上！”

李婶婶原想住五天，可是看到这种景况，她第二天便告辞了。临走时给老姐姐叮咛道：“头一件，往后把地务好，只要多打个三斗五斗，强似你婆媳去拾羊粪、抽烟茎。二一件：以后再不可跟媳妇吵架，叫旁人笑话。”

老姐姐一听，真是哭不得笑不得。心想：老妹子呀，你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，我家跟你家不一样哪：谁不想把自己的地务好？！就是不象你家有牛马，有好粪呀。难道我爱见天嚷仗势淘神吗？好妹子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那你也会天天生气的！这是她心里的话，现在见老妹子要告辞回去了，便热心地挽留她再住两天。老妹子推托说：“家里有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事，要去照料，一有空儿，我自然又来了。”

其实她这一次回到三山村，从此再也不到老姐姐家里去了。过了好些日子，碰着了一个钟楼

街的人，她一打问，那人说：还是老样子，见天吵吵嚷嚷的。

整整五年了，一直没走动过。现在为了要考察一下农业社究竟是好是坏，好决定她家应走的道路，她负着这个特别使命，到钟楼街去作一番“实际调查”。

李婶婶沿着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，走下山岭到了沟底，左右高山，抬头只能看见一条窄长的蓝天。走了三里多路，出了山口。呀！好一片平川，万里晴空，几片白云在天边际飘浮。川当中一条小河弯了几个大湾，明汪汪的发光，河两岸的千百块稻地已收割了，遍地留下五寸来高的黄色稻根。空气清新，村子相望，秋阳斜淡，香气四溢。

她精神来了，走着走着，看见山坡前边的绿树丛中，露出了那座高高的钟楼。不一会儿，就走进久别的钟楼街。今日钟楼街，面貌一新，和当年的模样大不相同了！

进村走了几步，看见一个大场上，堆着山大

的一堆草，一边堆着三间堂屋大的一堆粮食，有一大群人围着粮堆装的装，过秤的过秤。李婶婶惊奇地赞叹道：“谁家有这样多的粮食呀！”她皱了皱眉毛，细心一想，暗自回答道：“大概是晒政府的仓粮吧！”。

走了一截路，往北一拐，进了一个巷子。这巷子靠东第四个门就是亲戚家。她一抬头，吓了一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个破草门不见了，只见墙壁粉白，门庭一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不差，就是第四个门呀！她疑惑地站着，朝巷子尽头一看，村后不远的那座荒山也和前五年不一样了，山上一级一级地挖了水平沟，栽上了果树，许多人在挑水饮树，人来人往，歌声一片。最高的一排树映着天空分外清楚：一样粗细，一样高低，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也一样宽窄，好不整齐！小树尖上片片大叶子，随风欢快地飘摇摆动。

她看着这崭新的景致，心里想：谁家栽了这么多的树，真长的好！正赞叹，背后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让路呀！老奶奶。”李婶婶回头一看，见几个人掬着粮口袋来了，她慌忙腾路。掬口袋

的人脚下沉重，咚咚咚地响着，一个一个从她面前走过，直进了第四个门。这时从后面又走来一个掬麻袋的青年喊：“未兰英，快来抬住些，掬不动了。”跟着走的一个穿花布衣服扎着两根辫子的年轻媳妇，粗声野气地笑道：“一个小伙子家说得可怜的，走！这两步路累不折你的腰。”李婶婶心想：等这什么未兰英走近了，问她一声，这究竟是宝生家不是。等走近了，她满脸带笑地迎了上去，差一点说出“请问，这是宝生家吗？”，谁知这未兰英先仔细一看，然后大叫：“姨娘！是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呀！”李婶婶吃惊地仔细一认嘴脸，有几分象是外甥媳妇，又象不是，又怎么是“未兰英”？忽然，想起了外甥媳妇姓未，对！是她！便笑道：“这是给你们掬的吗？”未兰英说：“是呀，姨娘。”李婶婶又问：“从哪里掬上的？”未兰英答道：“社里的场上。”李婶婶接着问：“就是人多得很的那个场上？”未兰英得意地答：“正是那场上。”李婶婶便跟上她走，一边掠了她几眼：穿的新了，满面笑容，欢欢喜喜的，比以前漂亮的多了，也大方了。

进了大门，院子里新盖了几间房子，虽不华丽，倒也大门大窗明明亮亮的。媳妇喊：“妈！我姨娘来了！”先进来的人们已倒下粮食，拿了空口袋也帮腔：“来亲戚了！”

这么一惊动，老姐姐两口子从门里迎了出来；老姐姐赶到当院说：“老姊妹呀！这几年你把我丢在脑勺子背后啦，连我的门边儿不登。”李婶婶忙说：“哪里！这几年我忙的一丝儿闲工夫没有，今天好容易刁个空儿来了。”说着打量屋里那粮食囤子，只见金黄的麦子装的又尖又高，看样子足有四千多斤哩！

把粮食囤子拾掇好以后，李婶婶问：“宝生呢？”外甥媳妇说：“到县里会计训练班学习去了。”说着，婆婆问她：“你不去了吗？”媳妇儿说：“不去了！陪我姨娘坐一坐。”李婶婶连忙说：“你有什么事赶紧去！我是踏断门槛的亲戚，跟自家人一样，你男人又没在，今晚上我和你睡下，我们消消停停地谈一晚上吧。”媳妇儿笑着说：“那也好！妈，你把娃娃听着些，哭开了哄住些。”说着走了。

李婶婶扫了一眼，不只房子新了，屋子里家具杂物和桌子上的摆设也新了，放的有条有理。老汉也不是雪白人了，穿的一身新，脸上现出肉色，头发也成黑的了。闲谈中间她绕的远远地盘问老姐姐，才知道：只有小两口参加田间劳动，老姐姐专门给社里喂猪，老姐夫给社里喂牲口。说说笑笑，日影已移上窗子来，老姐姐说：“你姨娘！你跟他爷爷谈。我去喂猪，一时就来。”李婶婶便说：“我也跟去看一番。见识见识你们农业社的大家底嘛！”于是就一起动身。

老姊妹俩来到猪圈院，李婶婶一心要看看农业社的猪究竟有多少呀，还得一个人专门喂养。只见老姐姐忙着剁碎了苜蓿，又拌了麸、糠、莽衣，共和了八大木槽，开开圈门，啊，一拥跑出一群大肥猪。它们乱窜乱跑、油光水滑。李婶婶看的眼花了，问：“啊呀！这是多少只呀？”老姐姐说：“八十二只，明年还要添到一百二十只呢。”李婶婶暗想：农业社真富裕啊！这么大的猪群她还是生平头一次见哩。她心里真羡慕这圈猪，连喂猪的老姐姐，她也感到好象比以前能干